



牧雲和尚四悉耆言卷第四

嗣法弟子 鄂州智時

西資果得

松陵止止居士潘耒校閱



華嚴擇乳之餘

六相義八喻

琴喻

客有攜琴過市者莫知其為嶧山之桐及焦尾也第
按琴之體固非笙竽而亦不類於琵琶十三徽七軫
七絃宛然也絃動則聲有羣小兒者悅其聲從旁而

起欲割其絃拔其軫出其徽於指端以嬉客護琴而揮之小兒曰是三者附於琴耳即與我而琴固自若何揮焉客笑曰汝小兒何知琴之所以爲琴賴有此耳苟舍是無琴矣三者固琴之體也喻人之手足可以裂爲兒曰手足我則知此在琴何用當語我客乃告兒曰徽列以節指軫立以收絃絃者操之以出聲三者各能而並用然後宮商角徵五音出焉而悅汝耳汝以爲贅欲割之邪汝徒悅琴有聲而不悉其故今試割與汝絃汝試聽聲從何來兒譁遂各扭一絃竟無聲皆慘然不樂客復告曰兒固未之知也不止

是琴凡世間之物名一器效一用者皆相須而後成鐘無筵雖在簏而若默鼓無枹徒處架而啞然兒何知哉於是羣兒爽然自失推琴而前曰琴乎若是而可謂之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之成乎則物與我皆無成也客驚曰兒何得是語曰兒輩昨從莊先生所聞未知此語有謂無謂今而後知其解矣客曰俊哉吾不及也擲琴而去

車喻

北人乘馬南人乘舟所行則一而所乘則異乘之所以異者水與陸相其宜也有生芒芒去家遠游自南

自北所謂皆逆旅中人也風塵浩浩雨雪霏霏偶見乘馬者有乘車者過而問焉天地奚以始萬物奚以終乘馬者指其車而不言復問乘馬者曰三十輻共一轂老氏言胡不讀揮鞭疾馳不少顧

奕喻

奕何物也魯論孔子言之又宋歐陽文忠公方對奕適浮山遠公在座乃請因奕說法近世越中有尊宿愛奕暮年特甚猶愛看童子對奕堦前簷下至自與之博爭先下著波此叫號無遜童老說法時至侍者趨請弗顧也奕果有道乎哉此蓋道人無心於物以

此爲遊戲彼童子何知偶然羣聚敲瓦爲碁畫紙爲局爭長以快心奕罷則碎局擲碁而去似不將得失撓于心諺云離山十里柴在家裏離山一里柴在山裏言雖小也可以喻大

筆喻

山翁種竹樗叟喟然而歎或咨其故曰高天覆其頂厚土持其根日月星斗雨露霜雪照而潤之剋而勵之清風又從而披拂之疾雷驚之春秋養之然後成其竹舍是無竹也雖然竹各有種也種謂之因彼植之覆之持之照而潤之剋而勵之從而披拂驚之又

養之者皆竹之緣也舍因無竹舍緣亦無竹獨因而無緣竹且死獨緣而無種竹無有突然自生竹可突然自生凡物皆可自生則農者不必播百穀圃者不必藏蔬種藝樹者不必留果核矣若然者則是鳥獸不孳尾男女不婚媾世豈有是事哉獨因不須緣則穀者不自知植於畝畝蔬者不自知宜於町畦而且無雨不必桔槔之戽荒穢不必鋤鎌之芟禾稔知自刈廩積知自春有是乎哉必物能自器匪屬緣者則是棟梁榱桷木自成之無用匠氏階砌瓦甍土自成之不藉陶人有是理乎曰無是理也土必須人以耨

種必藉人而培器必仗人而就刻木爲舟斷竹爲管冠毫爲筆理固然也復何疑哉夫物幻具也人幻師也揣摩以宜之規矩以措之竹之用於世者蓋廣矣獨筆用竹甚簡製器似尊用簡而功多近文而守樸斯爲尚矣雖然當其未筆則可筆也當其已筆則不可筆也循其本竹也然竹也一擊之後吾何以知之哉

山喻

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山亦有爲之者乎然宇內之山非一山之最高名最著者又非一而凡山之峯巒巖崖林石溪澗各有奇妙復非一古今高人達

士徘徊登眺觴之詠之者誠樂山之多異境足幽致也然莫知何自而崦岫落人面矗天門哉太行之大愚公欲移之苟能移之又若可以爲之也非夫雖然山固一拳石耳橫看成嶺側又成峯是知山也者其大同無我者歟同無自同全羅諸異聚諸異而爲山而山固無自山也然不敢異卒歸乎同蓋嶺之所以嶺峯之所以峯山之藉以成也苟舍所異求所謂落人面矗天門者不猶蕉中求體沙外求塔乎愚公欲力移之乃不知山之無山而橫生堅礙於胃中也念則勇智則渺矣

水喻

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夫海爲百谷王信哉佛華云大海之水潛流四天下地若是者無往而非水矣古又稱岷江之水發於濫觴東流至於海信是則水之源固循環相成而不測其端也當其爲江一瀉萬里滔天之勢目所駭觀散爲五湖百瀆湖之廣澄碧極目帆影天末亦莫知涯涘其次爲大澤爲深潭時有盈縮目可觀悉下則曰溪曰澗曰池曰沼此常見不足竒然皆水之別稱也溯其源或無所異所異者海濱之人食水獨鹹諸水皆淡新安山中有泉焉甚

暖冬夏可沐似有司爨者華陰山前其井百尺是中
之水寒沁入骨水又不同若是也又有色也以余所
見言之往余至澈城登海塘瞰風濤之變日方午其
光下矚海水皆赤又于海濱登天門之山山在海中
暮歸月出海吞月光飛濤東來皆作金色武林山中
有泉曰銀砂其色白而厚人呼爲乳泉虎跑之泉碧
而湛望久徹底不見水相虞山有墨井其泉黑以幽
涇清而渭濁古人言之黃河之水天上來有能窮其
源者乎如來藏中有性空真水無定形亦無定色知
此者諸水失其名又法中有水觀比丘習之見盡大

地皆水非水而見水不觀則又無水是水也無所來
亦莫知所往從智想生喜亦幻矣

界喻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今夫一日月一世界莫有知其
終始者百億日月百億世界廣至微塵不可說世界
何釋迦老子快論之歟徒聞而未見不幾誕乎曰佛
實語人也當不以是罔世意者存此以待吾人聖眼
少開斯可自見故特鼓之舞之使知世界如是廣大
已眼亦如是廣大斯不坐狹小之見終自棄於凡夫
耳夫世者遷變界者定位界其揔也日月星辰水火

山澤界之別也無日月星辰不成界有界必有日月星辰日月星辰之在界也各呈其光火山澤之在界也各效其用惟人也從中而立塊然以處自淺智視之光華無日月星辰之照容納無大地山澤之量周給無水火生活之仁俯仰兩間獨何爲哉覺人之望世界判然不相埒矣然不知世界者孕乎吾人之一念然後天地廓焉日月照焉山澤容焉水火給焉萬物動焉而吾人之生即依是世界耕焉鑿焉求飲食活身以及其婦子至于今熙熙攘攘試舉而叩之蓋舉忘其初矣有聖王者如其所欲爲之均畝畝蠶

桑之業爲之興宮室輿馬舟楫商賈之利隨教之以性命之理惟此億兆舉皆修慝辨惑思賢齊哲任者援世溺潔者蹈物表先覺者帥之稱古而勸今明進趨喻性情格冥頑雖然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者非大達之士皆爲世界所囿見日月之不息山川之永久自悲在大塊中猶過客耳而世界則千秋萬歲莫知其終也庸詎知世界乃吾人業力諸聖願輪相次幻合而成哉借使日月迴其光水火藏其用山澤閉其氣大塊歸其塵塵復消其色則世界非世界矣是故有智之士初不觀世界之成立獨觀世界之緣起

不觀世界之廣大獨觀一念之細微苟一念遽然而
覺微塵世界真若空華夢幻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
夢中物邪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
空喻

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有能以揔別同異成壞六相
擬之乎曰能即太空之所有爲別林林縱縱不一其
狀太空能揔之也即太空之所有爲異靈靈蠢蠢各
恃其才太空能同之也異哉太空吾固莫知其始乎
或曰太空無有成有成非太空或又曰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太空似有成焉又所謂十方虛空生汝

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古佛所言或有憑者乃告
之曰子嘗讀詩乎夫讀詩者不以辭害志此兩言者
蓋古佛欲示人覺體之無方因抑太空爲小非大覺
中實生一小虛空也十方虛空生汝心內又欲當機
者實見自心之大莫窮所止權喻虛空爲片雲非太
空真如片雲耳斯皆古佛善巧方便有是妙語試細
研之且心作何形空作何狀而一大一小離然兩立
令人見乎義甚明矣曰然則太空竟無成壞歟曰有
之太空之成祇一因太空之壞有二因何以言之一
人發真虛空消墮此覺因也太空之中所有若成太

空壞所有若壞太空成此皆色因也故太空之與所有其勢常相反其義則相成竒甚太空雖處成壞之間欲成壞之而不得也疑者進曰太空之羅所有有所在在太空所有若變太空若恒曷爾稱太空壞曰子不見童子之無知乎采彼蕭艾樹之缶盆土入而空沒子謂太空將何歸邪曰太空之大匪因小器而滅沒固不爭於此也曰子之言是也試再計之晦冥之夕煙霧若織庭戶昏黑太空闇然不彰此固太空養晦時也邊疆之戰陣雲橫興塵沙蔽目太空又混而若失此即太空之變相也子喻之乎夫以物變而

太空恒者是粗識而非細智也借使煙霧雲沙充滿兩間有若大塊之窒礙則太空不幾塞乎塞則非通太空不頓壞歟子信之乎更請質之如我與子箕踞一軒顧中庭廓落無阻莫非太空之體有好事者無故築一垣於其間太空之體遂爲所裂內外之空固在一垣之空壞矣夫壞之爲言者失其舊狀之謂也失其舊狀者一垣之空化爲一垣之色誰謂太空杳冥而不變乎子之前論蓋知所有之變壞而不知太空之變壞若此也雖然更有說焉即中庭之空失於一垣見者謂壞此一垣空一朝去其垣太空復出乎

將謂此新空乎舊空乎新者何來舊者何驗子試思
內外之空何忽續為一統隱顯無際使人不可以容
心措辭此又非太空變化之神殆不可測歟我故曰
竒甚太空在成壞之間成壞之而不得也於是管城
子懼有遺忘將以告世之淺視太空者作銘志之曰
太空寥寥何以化色所有紘紘終乃歸空空有兩截
轉換竒絕成壞相傾世也難明斯所謂太空冥冥不
可得而名

附管城子內傳

注云因禪者以筆喻六相義作
篇中含摠別同異成壞之旨

筆若遊戲然非
世諦文字也

管城子聞人也鬚長而體脩虛中而勁直頗通曉書
契文字凡三教聖人之典子史百家之言皆能傳述
嘗摹倣倉籀古篆及秦漢隸書靡不逼肖至于晉唐
以來名人書法洎近世諸家行草尤其便習也記者
云秦政時有蒙將軍者知管子之能授以旄節管氏
遂為世用先時散處于窮山深谷而已有云管子之
先本孤竹國人隱而不仕湯有天下高其節班子爵
食邑管城世因稱管城子云其後以紂不道宗枝蕃
衍棄爵自降為庶人徙族以居故其族多脩身勵行
有夷齊之風焉武王克商封其弟于管而管叔以殷

叛諸管氏聞人人自危咸奔竄四方其後顯者有管仲佐齊桓公尊周室一匡天下孔子稱之至秦莫知其傳幾何世矣雖爲蒙將軍見知出爲世用特不肯食秦祿唐憲宗時韓愈著毛穎傳稱穎封于管又稱管城子此愈先後失倫也不知管城子之封久矣穎固同宗乃其裔耳然穎不稱管者管叔叛而周公誅之故管氏樂於遜世子孫皆式之雖管仲之功不能奪也居恒尚默不自表暴然自天子王公下逮於庶人皆知愛重管城子管城子因之亦各獻其用郡邑諸縉紳先生與夫能文之士皆爭致管城子弗獲辭

謝凡與聞好惡得失成敗若不入於耳有叩之終默不洩由是寡過無遠近無上下咸以管城子爲長者心德之或即呼爲管子泛愛市井小兒苟有慕于文者必過之以勸學焉生平喜薦達自於功名則泊如也有謂管子數竒能致人顯不自顯是故屢爲之不平管城子安之無事則僵卧山林方外之士有所謂浮屠氏者不專攻文字管城子亦時時過從爲之繕寫西方聖人之書諸浮屠氏見其品不俗几案相對樂與晨夕管城子亦繾綣留連卒歲忘歸或曰管城子今無家或曰管城子之家猶在山中其樂遊四方

者蓋無適而不自得之意也世與墨氏子孫相善發言行事必與之俱客有自鄒來者朝曰子鬚長甚可少剪歟管城子對曰鬚者吾之面目雖長子何得請客進曰吾聞子近聖賢之書與先生大人遊亦久矣何此中空空無所加也管城子復對曰吾稟父母之遺忝立天地老去猶孩提知識初未開也縱有聞焉又健忘不能強吾性因守吾性之自然耳雖然宇宙古今之事先聖賢之經術達人秀士之文章往往有以告余者余無不能述自思吾上世皆以虛下人守從謙之訓故不自多也然子之請吾鬚者何哉客曰

吾不遠千里而來聞子有兼愛之道必將視人之親猶已之親今不幸而吾親有疾醫云必得長者鬚和藥而飲則療因以請匪有他故管城子對曰固所願也第吾身受之父母一毫皆父母所遺今將去吾鬚吾身不猶割焉淵冰之戒忽而不奉有愧於仲尼之徒客曰素聞子心樂從善成人之美今不其然吾不敢請矣雖然子之愛人由于中者也或不能與我之全擇其尤者少惠焉可乎管城子愀然以應曰全固戕生少亦損體二者無異客訝曰子何言之陋歟昔魏武在行陣遇困而割之唐之李勣和藥宜鬚太宗

不恪彼二主猶若是未聞去少許之鬚而即戕其生也管城子起而前曰客固未悉吾故也吾不幸生於寒微且少孤顧鄉閭無倚藉吾族雖甚盛多不齒吾孤而附郭絕無瘠田以自贍今得糊口四方不過以吾稍知篆隸兼鍾王諸名家書法於是取升斗以聊吾生今去吾鬚之銛利是自敗其法法既不精則其誰與升斗粟不即爲人棄填於溝壑乎客曰世之人營業者則在手與足而子乃在乎鬚不太迂邪吾恐古無若子者也管城子曰若余者比比皆是不勝數也試言之唐之開元間有張生名旭者異士也亦以

能書名又善飲酩酊之後散髮濡墨狂叫欲絕有頃成書而書皆竒崛飛揚有龍蛇蟠舞之勢驚駭坐客錯愕不知所謂今吾狂不及張生又不善飲故藝亦不進因未能以書委之於髮而遇可意事輒書者皆此鬚之任也客歎曰有是哉今而後始信鬚與髮二皆能書也子技雖亞張生固相鄰哉然鬚與髮一體也吾何怪子之珍惜竊自怪前請之失也管子曰嘻客知之乎吾愛吾鬚吾非專惜吾鬚也乃鬚又有所托焉當吾身之無恙鬚亦潤澤且勁而長今老矣身既憔悴髮漸禿焉而鬚亦隨之如秋林之葉黃落而

漸稀吾固愛是鬚而奈吾身之日化月變身變而髮
鬚盡落將無以成吾人當是時也雖子不請鬚亦不
能保之於身身亦不能保之於世於是歛歔再四仰
天而歌曰身乎鬚乎胡爲乎來乎芟乎蘆乎將隨化
以歸盡乎昔之張生鬚髮如雲側身揮灑對牀頭壺
酒淋漓號叫者將安在乎歌畢客驚謂管子曰異哉
管子始吾疑子近於墨初非欲乞子之鬚將以觀吾
子果入於墨否也子乃不行墨之道而尊孔氏之言
則子誠仲尼之徒也今也興慨悲日月之易徂念有
生之歸盡又非若從事仲尼者也竊計子之所友切

而近者唯墨氏次則石君石君固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子何聞而有是慨歟管子曰石君貞友也吾生平
嘗與之砥礪墨氏世友也乃吾上祖與其先人交至
今不替然吾自立所有言說初不染其道不過爲吾
潤色之而已非吾所師也客曰吾將觀子之所由矣
聞子每過從浮屠氏然浮屠氏之學韓子曾言之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好死生夢幻譎詭迂誕之說子殆
爲之惑歟言未終管子乃熙怡自得擊几而應曰客
誠得我心者也曩者吾觀光上國從都下回車馬碌
碌風塵之色甚爲可憎見山林而悅之有浮屠氏者

踞盤石上招余而言曰客乎汝獨行千里怒如調饑
夜寢而夙興將奚求邪世之所尚者富貴色樂珠玉
也然范陽之變唐天子蒙塵出九重委玉帛棄珠玉
色樂不願有者何也所重者身雖富貴功名不與易
也子當顧其身所重奚在子或未之知也姑與子言
之如子之身非不偉然丈夫也卒賴鬚之用以希升
斗儻去子之鬚則子之身同於枯管將無所用去子
之身留子之鬚則子之鬚呼爲獸毛亦不尊爲管城
子矣必鬚與身不相離然後人稱曰管子儻身與鬚
不相合果誰爲管子哉或有以語我來客曰果哉子

之溺於浮屠氏也將以所聞爲希有歟夫先王之教
化蓋本諸身而身之上下比肩孝弟慈所宜聞也言
顧行行顧言生乎今之世盡人倫之至有不能盡也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得正而斃如斯而已矣今子舍
松楸而遠遊違桑梓而不返絕婚媾樂無後不友兄
弟不奉祭享輕其遺體自等於枯管獸毛且有生而
曰假未死而言終何不祥之甚歟浮屠氏之畔道若
是而子悅之豈周公孔子不逮瞿曇氏歟夫聖而至
於周公孔子可謂仁滿天下智周萬物今吾子不師
周公孔子而喜瞿曇氏行怪索隱何以見周公孔子

之徒歟吾將蒙面而旋鄒與子從是絕勿相齒焉於
是管城子下階而揖曰客何言之若是必欲若是請
獻一言以行客知之乎夫磨不磷涅不緇唯聖能之
吾蓋中人以下人也所聞異乎常聞去吾所重開吾
所蔽寧不悅之然吾聞天下之理固備於聖人而域
中方外嘗不同吾非師其不同正所以同聖人之教
剖其藩籬宜乎此則此宜乎彼則彼詩云鶴鳴九臯
聲聞於天魚潛在淵或在於渚蓋言理之無定在也
夫生事死葬至於祭無違禮者聖人所道也生之時
無生死之時不死聖人所不道也是聖人蓋明域中

未談方外也是即聖人所不道吾知聖人不以不道
而相沮也何者聖人者以理爲師者也韓子亦云聖
人無常師吾獨怪夫無常師之言但論夫域中而不
能推類於方外儻能推類於方外則何莫非聖人之
道所謂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而已昔吾未聞浮屠氏之言也身與世膠結而不解
與物爲構日與心鬪蓬之心日累而月積覩天地之
大說者謂天地生民生物爲民物者皆在囿中吾執
管見未窺天地之大其敢詰天地之所從來歟憶吾
之甫生猶赤子也蒙無知識當雷水滿盈之時從穉

至長根苞節立節葉猗然過客指曰此琅玕也撫摩再四曰直而無疵脩而能勁他日必登君子之堂旣而秋風老吾骨霜雪侵吾膚吾不諉而他避逍遙於渭川湘水間洵可樂矣彼斧斤者其天地之所使邪斲吾成管管成而鬚忽生因思吾本竹也今爲管忘其初之爲竹鬚者獸毫也今爲鬚忘其初之爲獸若是者萬物皆可喪其本矣且管與毫本相異血氣之與草木又不相附雖同天地吾宗彼族風馬牛不相及奚以忽合而成吾身其作合者亦有謂乎其無謂邪是身也吾所未解也旣成吾身人皆稱曰管城子

而不知故吾且疑吾身之假而不有則人已受吾之惑而有之此何說邪抑又有于吾不有之身好者親之不好者擲之吾以是膠結而不解焉何也其親我者必喜之擲我者必惡之此好惡之情譬又於空中見華夢中爭物竟忘其初之不有于世網無時而已自聞浮屠氏之片語若雲雷之震寐者遽然又若金針之度執是以觀世觀身觀人觀萬物觀天地猶庖丁解牛提刀四顧笑不見全牛焉當是時心與天游理爲神御欲托之言語而不能狀吾師乎吾師乎蓋非世間學者之所重乃出世之士所必宗焉客今

去吾諄諄相告若此客真樂世則已矣或未甘草漸
木盡欲曠遊於六合之外而不受世之羈縻則勿限
域中之訓以自短其聰明韓子文章之士也用其管
見盡彼蒼蒼何可得也蓋死生夢幻身世本然之相
也浮屠特以告人非從空鑿出以恐世也猶昔先王
本吾人之性以立義緣吾人之情以制禮非外襲也
客能受盡言請盡言之人之生也果有與山嶽並壽
者乎富貴功名果如瀛渤之納受盈而不縮乎父母
所遺之身果堅實牢固如磐石之久安乎客或不然
則老耄之狀偃僂之形何昔強而今變乎其來無端

其去無緒非夢幻乎百年貴賤同歸於盡非生死乎
北邙九原昔何隆隆今冥冥乎此客當近取諸身正
不必恃彼昭昭而自處昧昧也彼文章之士負一世
之名方將網羅天下乘高軒策駟馬睨王公唯恐名
之一朝而忽墜也彼方身梏於世心膠於物獨慮身
之不得於其君寧惟世之不保於其已彼方拊舞於
紛譁之場馳驟乎炎赫之途即有諷之澹泊寧靜林
卧澗棲有不然者亦何暇高蹈物外究浮屠氏之深
旨乎哉抑客欲絕余果也客請先絕上古之聖人而
後絕余未晚也客誠未知先聖賢之書非余莫載其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典籍得至客前者必余先為贊述而後客得觀客若知此則知管城子之功不在禹下無絕余之理即欲絕且不能絕客不徒為是不情之語邪客從鄒來必知鄒事獨不聞昔者鄒之先生子輿氏闢楊墨甚嚴未嘗以悅浮屠氏而闢管城子苟以管城子為闢而務絕焉則孟子七篇何以行於世

贊曰昔仲尼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管城子博洽文教厥功懋而不居人疑其木者也與之語何轉折深至如此德者必有言非歟抑且近墨不染尊儒明釋物欲不能屈老益壯勇於聞道語云剛毅木訥近仁亦庶幾焉至高蹈世外其所進詣則不能窺之

牧雲和尚四悉書卷四終

牧雲和尚四悉書卷第五

嗣法弟子

鄂州智時編次

西資果得授梓

松陵止止居士潘耒校閱

首楞嚴經尊王論

上

序

王者之御天下也禮樂征伐所自出渙汗風行罔敢不敬罔敢不遵佛法王也得法國土王于三界言音微妙萬世宗之億兆戴之諸疏強臣也季氏雍徹而無魯陳氏惠施而無齊五伯專征而無王可勝歎邪

楞嚴自有疏以來學者知疏而不知經矣非不知經也以為約束整齊在疏故但知向疏求路頭不知向經求解悟權既在疏是無經也無經無佛也無佛猶無王也余曰尊王者願學者之先經而後疏勿先從事于疏而至無經也難者曰疏本解經曷至乎無經曰諸侯之門仁義存焉佛言心彼亦言心佛言性彼亦言性佛言首楞嚴彼亦言首楞嚴佛言三摩提彼亦言三摩提佛言奢摩他彼亦言奢摩他佛言如來藏彼亦言如來藏阿難言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彼亦言之及究其所謂有非阿難所謂世尊所

垂示矣一人一意一疏一局各張旗幟各堅壘壁蓋挾佛以令天下後世之學者入其麾閫是移佛之經為彼之經矣是假佛之詔告為彼之詔告矣猶一帝治四分五裂其無王若是何有於經何有於佛甚者三止三觀十科一定若黃池之爭長顧未嘗尊佛之統疏至於此九鼎一絲經將垂絕即求一匡九合問昭王南征者不可得也非無經而何然則尊王者撥亂反正之謂也三令五申不過曰先經而後疏毋倒置則佛法王之第一義天昭然宇宙進而求之有餘師矣誰謂佛言溟滓漫漶乃若蠶叢未闢而必藉五

丁之開鑿哉

觀疏論

夫子適周見老聃退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猶龍者神之之詞也言其飛潛變化屈伸往來非世間人所可搏掬也世尊說法無量教門隱顯折攝善巧不一顧不神邪而凡情世智每以所知量定之余閱華嚴而知其不然矣夫智者之于經也諷其全文求其正義如蜂採花不損香色猶鷺王之於水味其乳而已而好事者往往不審經之文勢輒割截而配合之繁科雜註自立規矩束神龍于溝洫謂龍

在是皆銜其私智而已何有于經哉棗柏清涼世所謂聖師也棗柏之論十信也以從迷入悟配法其過遂至佛有無明諸大薩埵例加以煩惱更不暇顧也清涼之判全經也謂一生圓曠劫之果稱為圓頓而不知頓漸揔屬化權經有格言彼若昧之矣其釋普賢三昧也師心而反經經稱普賢三昧最為超越菩提場中諸薩埵所斂手談何容易經無釋文乃又強配之配即配矣將諸薩埵印許邪抑普賢證明邪于以知其師心矣以棗柏清涼而例之註疏家大槩不牽合不師心者寡矣龍樹入海見華嚴上中下三

本憫閻浮提人無能誦憶獨記下本歸其造智度論
但引經作證而不釋曰此不思議經也今之爲師也
有龍樹之智眼乎多喜釋經何哉

觀疏論二

菩薩造論法師註經兩者皆弘宣佛法矢志利生期
報佛恩也然菩薩必本於經而立論法師每違於經
而撰辭馬鳴龍樹造論之最著者試繹其言廣大明
白絕無可議至有發佛所未發精微奧妙宏肆深遠
要必冥合佛意左右逢源何註經之家多支離附會
拘泥窒塞此無他金翅擘海蚊虻負山誓願則一其

力則霄壤矣菩薩具四無礙辯然後說法豈虛語哉

三觀論

空假中三觀之設也非天台所初也特取法于龍樹
又非龍樹所宣也本諸契經契經則佛口所說也而
又非佛所強立乃法性如是也佛嘗散說諸經中至
龍樹立論乃楷定之曰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
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則三觀之名始大彰矣散見
諸契經中者維摩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
法生又云無作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忘夫言
不有則空矣不無則假矣何者以因緣之法悉無性

故智者不觀法有不觀法無即達中道實相金剛般若云佛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夫世界者因緣生法也即非世界者空無性也是名世界者假也不須更言中道達即非是名之義即知其然而蕩其情執矣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諸相而見非相不取法相矣即見如來得中道故并不取非法相矣蓋非見三十二相之如來乃見實相佛矣維摩謂觀身實相觀佛亦是則不言三觀而三觀之義自具經義如是未可悉數今者指為一家之私何學者之弗思乎

如來密因論

法華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曰如是妙法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味斯言也豈非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皆方便開導緣妙法難于指陳又難于名字故信入甚難至金河顧命不過曰如是者使人自悟已耳華嚴云佛雖說種種譬喻未有譬喻能喻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楞嚴題中有如來密因者莫知世尊何所指夫亦懸示使人自悟之旨邪有釋之者余謂密若可釋則不密矣因以法華華嚴佛語準之則諸佛于法尚有所不知後之

註疏于深法反若易知略無纖疑以啓後悟多聞之過也

揔持論

世尊具權實智說隨宜法能延一日以爲一劫能促曠劫謂如食頃能演一法爲無量法能攝無量義于一義法華云世尊能種種巧說諸法言詞柔軟悅可衆心此之謂也譬夫長風一作萬竅怒號疾徐高下淺深唱喁莫可致詰楞嚴云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圓覺云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流出一切清淨真如

涅槃教授菩薩二經之語同佛所說也其各爲揔持邪揔持有二非揔持矣其同爲揔持邪揔持之名信無定屬矣華嚴佛名號品自一名號至無量名號皆佛也四聖諦品自一天下一世界至無量世界名目不一皆四聖諦也涅槃經佛告迦葉一切佛所說法皆不出四聖諦則四聖諦法又若一大揔持也而異名無量然則佛之言揔持亦何可執著歟

第一義論

智論詮世尊說法具四悉檀一世界二爲人三對治觀機臨時交錯而用之其意頗難知也尚可解也至

于第一義悉擅非心思可解非筆舌可明楞嚴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非無實義也非眼開心悟則不以言說爲戲論反以離言說者爲戲論也

奢摩他論

奢摩他之爲言也止也定也寂靜也世尊在摩竭提國法菩提場住奢摩他最極寂靜研其文究其旨所言最極寂靜當何義乎夫以世尊所住之最極寂靜疑即法界體義應攝一切法是故奢摩他之義淺深不定推華嚴之奢摩他則不亞于三菩提而亦一大摠持也

妙奢摩他論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此永嘉所作奢摩他頌也其義何居觀其後句曰夫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蓋修止也曰有觀乎曰其修習在止其照了是觀然則止義未足盡之乎曰未盡也其觀獨照一止乎更有餘義邪曰通乎三恰恰用心而無心用與空相應也無心恰恰用則通乎假矣無心恰恰用常用而又恰恰無則空假收攝不得言思所不及其中道矣曰奢摩既有觀又曷用毘婆舍那

曰奢摩依止而言觀毘婆舍那依觀而言止雖不相離而毘婆舍那觀則廣矣所謂如幻如夢如炎如響九想八念四念處八背捨十一切處十八空三十七助道莫非毘婆舍那修習而成其行也曰楞嚴中之奢摩他無異此乎曰佛語深遠法相難知未可雷同也曰阿難所請三法名目大同何故疑之曰以佛語繹之而疑也何以言之曰阿難初請妙奢摩他三摩禪那佛不即以奢摩他告而從容問其出家入法之因緣徵其愛樂之心體阿難推窮尋逐罔知心之所之復白云惟願世尊大慈哀愍開示我等奢摩他路

令諸闡提墮彌戾車佛告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即舉金色臂屈五輪指示之則奢摩他者當何義邪今註疏之師不遵經文以譌傳譌例以陳義釋之曰止曰定皆若夢言後之學者又以蝦爲目認彈爲珠余固疑之也即有註云金拳舉處直下要識本明塵想未除依舊認賊爲子亦是隔壁猜謎終爲座主之見耳曰奢摩他不可推測若是即謂之最初方便可邪曰子何言之倒也阿難若問十方如來得成菩提之方便則可指妙奢摩他三摩禪那而奢摩居二者之先允爲最初方便然阿難多

聞于是三法豈漫不識先後而爲是無知之問歟意謂十方如來之得成菩提皆因修妙奢摩他三摩禪那然此三法欲得入手最初之方便若何令我得是三法而亦得菩提蓋望之深故語之切也子即以奢摩他當之非不審經文而倒甚歟阿難復請云惟願世尊開示我等奢摩他路路之云者入奢摩他之方便也經文甚明顧不足爲信歟夫以奢摩他爲得成菩提之最初方便可也成菩提不舍是三法故此阿難稔知之而所疑者正以妙奢摩他三摩禪那之前最初方便莫知適從故重重諮問今即以奢摩他爲奢

摩之最初方便何不思之甚邪且世尊具遙聞天耳豈阿難面請反若不聞其語者又具無量善巧智獨于楞嚴會上不能爲奢摩作一最初方便歟此可以知其不然也苟不顧文義不原問旨徃奢摩即爲最初方便古今諸師自不必推詳攷覈皆可息諍論亡彼此定于一矣惟其不然直欲諦審奢摩三法前之最初方便故今古莫能決耳然則奢摩他邪最初方便邪非爲一經之關鍵首楞嚴之疑案邪是故奢摩他之義諸處顯了獨于此經莫知涯際阿難迷悶見見非見世尊責之云汝雖強記但益多聞於奢摩他

微密觀照心猶未了觀照言者言此奢摩他非微密
觀照不能了世尊之語雖引而不發究未知其所詣
修證章云是種種地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
奢摩他中用諸如來毘婆舍那清淨修證漸次深入
酬報章云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爲高下
無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寢夫奢摩何
物世尊稱揚之若是又其功力能息苦輪上等于佛
究佛前後微旨似非永嘉作觀修習之謂斯所謂法
相難知奢摩他之名雖一而義含甚深強釋之者吾
不知其然也

標本篇

常住真心論

楞嚴一部常住真心四字乃經根源向後貫通之節
節相應全經瞭然矣今註疏家失其標準大驚小怪
雜解繁出使學者靡所適從曰首楞嚴王不知首楞
嚴爲何物曰大陀羅尼又不知大陀羅尼爲何物于
是註釋紛紜經旨多晦不觀開章云一切衆生從無
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
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則常住真心爲一切法之
摠十卷之文義不離此下文云有三摩提名大佛頂

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
又云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眾將欲敷演大陀
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是皆發明常住真心無他
法也是故首楞嚴王下徵心辨見鞠其妄底其真而
已敷演大陀羅尼下分別二種見妄示五陰六入十
二處十八界地水火風空見識皆如來藏而已亦無
他法也蓋揔之惟一常住真心指之則曰首楞嚴王
曰大陀羅尼曰如來藏為種種法所以阿難蒙佛開
示了知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自
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以阿難之所悟等世尊之所

示機教相符函蓋相合曷有枝岐乎從是說偈讚佛
所謂妙湛揔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者豈不本
此常住而別有不動尊乎向下天王之華屋此也審
觀因地不生不滅此也六根之功德此也六根之圓
通亦此也擊鐘驗常常者此也根塵同源源者亦此
也益為彰明較著未容好事者作支離解也是名妙
蓮華者此也金剛王寶覺者亦此也此阿毘達摩如
幻三摩提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無非此者若夫
二十五聖之悟入觀音之從聞思修超越世出世間
文殊之選擇令於一門深入我亦從中證非惟觀世

音誠哉是言誰謂舍常住真心外別有不生不滅之
真因成諸薩埵之勝果哉向後三漸次之進修如瑩
真金轉更明淨至等覺已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
慧地余謂節節相應從迷而悟從悟而修從修而證
始終貫徹者此也可移於浮言邪浮言能不移自不
容註疏所惑矣嗚呼莊生云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
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
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今之註疏各逞
其說而皆失其經何以異此

大凡閱經須探源委須審脈絡楞嚴所指常住真

心蓋阿難啓請世尊最初垂示苟阿難直下領悟
世尊向後或無餘詞矣因其未解復告之以首楞
嚴王再告之以大陀羅尼遂及于如來藏前後異
名皆世尊方便鼓舞非常住真心爲淺爲未了義
至如來藏方深是爲了義厥趣蓋一揆也今見疏
家以常住真心忽略放過于如來藏則讚歎不暇
于一法中生輕重淺深之想大失經旨故此標出

三觀破立

楞嚴自有疏以來有立三觀有破三觀皆過也何以
言之狙公賦芣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四而暮三衆徂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疏亦猶是也喜談觀者則先觀惡言觀者則先定皆未能先之常住真心而通其義彼見奢摩他三摩禪那即揚其觀彼見三摩提首楞嚴王遂稱其定嗚呼彼固不知三觀未嘗離一定而一定初未嘗外三觀抑觀與定二者皆根于常住真心而無欠也是故立三觀配三諦殊未徹乎楞嚴何也以其徇乎觀而忘觀之所本破三觀彰一定更大晦乎楞嚴何也以其著于定不知定之所因要之兩家各樹已見摘葉尋枝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俱未免徂公之哂皆未講于常住真

心苟先之以常住真心而講之將見聖性從是通因心從是選圓通從是入萬行從是立極果從是證更何觀之不攝何定之不具乎然古今務三觀者多倡大定者僅一人耳余掃其陳習在茲

經題

楞嚴有五名經家撮其前後安置今名流通于世註者廣爲配合余謂大者尊之之詞耳如稱易曰大易人而有德者曰大人佛又大中之大其所說經尊之亦然佛初生時九地菩薩爲乳母觀佛不見頂相又無邊身菩薩欲量世尊頂相上過梵天亦莫能見其

法迴出凡聖可知矣如來者佛十號之一密因言佛本修行時因地深奧至證極果是爲修證了義諸菩薩從是取法焉施六度廣萬行植種種福田功德非人天小乘有漏變壞偏安之果咸如佛所修因地深固幽遠究竟涅槃常寂滅相是之謂首楞嚴經若夫以大爲體以體相用廣釋豎窮橫徧固是常套且名相堆塞種種添綴真如筭沙學者習中爲之茅塞何能立于昭曠之原觀第一義天邪

科儀

經之有序正流通自然之科義也楞嚴正宗中經家

自判爲三分見道修道證道也見道顯示法體修道審示因地證道懸示聖位三者之間雖轉折微細淺深不一然大義豁如也執是以求之所謂批大卻導大窾恢恢焉遊刃而有餘地矣若夫一句一科一科一義割截經義束縛法旨失經悠遠自然之勢學者不可不審

三大師垂訓

勝國神宗朝達觀大師緇素尊之稱紫柏尊者深究楞嚴旨趣學者請益但曰熟讀三卷半此外無他語嘉禾馮開之先生諱夢楨遊於老人之門自號真實

居士製楞嚴序惟勸人讀白文可得佛旨勿先尋疏
註障蔽心眼自謂以此法讀語孟獲益良多始知舊
註未盡古聖賢意雲門湛然和尚閱楞嚴著臆說明
見道分遂閣筆僧問此後何不解曰叅學人所急在
於見道見道之後當人自解作活計所謂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且修證之門一地不知二地今以凡心測
度聖位經中佛雖略談其義終屬隔膜而倚門傍戶
漁獵舊疏釋之惡知此中相應不相應邪僧服膺所
論雲棲蓮池大師廣閱教乘製彌陀經疏鈔土橋紹
覺法師者義虎也指摘其間微義大師聞之邀至山

中與之對辯一一出其所因覺始咋舌以此知大師
精研教理出于流輩其于楞嚴有摸象記摸之云者
遜詞也自謂所見如所摸全象不能了然愚謂三師
之論皆得經之大要于此可知疏經之不易古云識
法者懼三師以之

無盡居士解經如是之義

宋無盡居士張商英從老宿遊于德山末後句下得
大悟徹推轂宗門之士惟恐或後深于法道大慧叅
學時乞湛堂塔銘千里見之不數語無盡大悅相質
前言往行恨見之晚且從容勗之曰子必見圓悟蓋

賞大慧之英特而知其所悟未到家也大慧後出世住徑山普說中拈其註楞嚴如是我聞一時佛七字盛稱其夙昔深于般若夫經猶龍也得龍之神者固不在肢節爪甲間逐一求也又如大海修羅飲其大蚊虻味其小又如幻事男女老少去來坐立威儀進止歡笑悲啼苟知其線索固不可一人一物執認其物色刻畫其步趨也是故有少語而吸全經之大旨者有繁言而分一科之細義者無盡之註蓋得其大者其言曰理無不是之謂如事無不如之謂是梵語首楞嚴涅槃謂一切事究竟堅固夫事即物也夫物

皆有生滅無常何能堅固矧又曰究竟堅固者何哉不有理乎理者常也曠劫而無變無壞然事外無理不變事亦因之此所謂理無不是之謂如事無不如之謂是首楞嚴之大義無踰此者矣推無盡之意合經之文所謂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不舍是而開章一切浮塵諸幻化相本如來藏皆憑此而合轍不生不滅之因地自斯契果無偏無礙之圓通繇斯返源進而求之華嚴之事法界在是理法界在是事理無礙法界在是語其理也即真空絕相觀語其事也即周徧含容觀即色即空即空即色互立互彰雙奪雙

泯一多相容廣狹無礙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于一毫
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又何不合如是兩
字乎哉斯爲無盡悟後入理深談寔乃符合于經良
非闇證大慧稱之固其宜也大慧諳練教乘非徒宗
通者也庸醫市藥病者皆不起視之執板方羅衆藥
雜亂而投病加劇有能者過門曰是不須多信手拈
一二使服之曰可相信當瘥有頃病者霍然夫病期
于愈而已奚必醫之衆哉夫經亦然期于得佛大旨
開自心眼而已亦何在數數焉窮討其陳疏爲哉曹
孟德行師指梅林而衆軍止渴唯識比量云隔山見

煙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喻此可以知無盡
雷菴駁之蓋執其尋常所謂法相而未知無盡所見
之法相也

析微篇上

最初方便論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曰權曰實皆方便也然所謂方
便卒難知之法華云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楞嚴
法會初集阿難殷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
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阿難之意以爲菩提之所
以得成繇奢摩他三法也獨未知要與是三法相應

最初之方便何在其請意如此古今諸師于此推究
 人異其說信方便之難知也最初二字彼此相持莫
 決間嘗扣諸先輩有曰楞嚴十卷何莫非方便金口
 垂慈始終一貫故何泥最初有曰阿難初請世尊初
 答是最初方便佛告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當初
 深重有云破執破疑至顯如來藏明奢摩他是最初
 恩愛有云破執破疑至顯如來藏明奢摩他是最初
 方便向後發覺初心即觀明止即止明觀故經中奢
 用諸如來毘婆舍那清淨修證此以徵有云奢摩三
 心辯見顯如來藏為前子繼以修證之前則有徵心
 法各有方便經家自敘故顯見破因緣自然和合後
 示如來藏圓通之前有二決定義擊鐘三漸次有
 五位之前有四清淨明誨安立道場及三漸次

云耳根圓通為最初方便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故佛語可證故阿難問圓通本得成佛告諸菩薩及阿
 最初發心悟十八界誰為圓通從何方入三摩地
 此語甚符阿難初成道方便皆言修習真采其論質
 五無學各說最方便四字于此重重宣示真
 實圓通最方便四字于此重重宣示真
 於經各申一見各亦有理然而各自矛盾各相為破
 破初曰一大藏教亦何莫非奢摩他何勝相語雖稱最
 初必有微旨決正非方便三摩他即可作最初當
 但消初義那何莫非方便三摩他即可作最初當
 便三摩順義以阿難請問為最前之法獨以奢摩他
 之未為順義以阿難請問為最前之法獨以奢摩他
 非問三摩禪那以前之難方便為最前則為最明證之
 證因修來修因悟立冀悟之則為最明證之四曰初
 非為初修因悟立冀悟之則為最明證之四曰初
 修圓通非為初修因悟立冀悟之則為最明證之四曰初
 果之通初非為初修因悟立冀悟之則為最明證之四曰初

因未即佛意而佛咸可之今或然也設欲渾然無疵莫若存而不論俟人自悟且以見世尊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也

妙奢摩他論

奢摩他而云妙者作何解乎尋常所論不過曰止曰靜曰寂曰定今佛語深遠法相難知未可雷同前解何以見之一佛告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即舉金色臂屈五輪指示之則奢摩他者當何義邪二佛又責阿難云汝雖強記但益多聞於奢摩他微密觀照心猶未了修證章云是種種地

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奢摩他中用諸如來毘婆舍那清淨修證漸次深入酬報章云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爲高下無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寢夫奢摩何物世尊稱揚之若是又其功力能息苦輪上等于佛究佛前後微旨似非尋常所解之謂強釋之者吾不知其然也

二決定義論

修道難言也古云有目無足不能到清涼池有足無目亦不能到清涼池蓋言悟必藉修修必假悟此阿難不歷僧祇獲法身雖見華屋猶之乎旅泊門外是

故須門須門者急務也不然疇昔攀緣從何攝伏煩惱根本何處審詳佛告阿難汝今已得須陀洹果已滅三界衆生見所斷惑然猶未知根中積生無始虛習彼習要因修所斷得何況此中生住異滅分齊頭數是則所悟不應忽所習必應斷然二決定義一義也何者從因地不生滅中要審其生滅從結縛生滅之中要審其真常是故決者訣也進修之訣喫緊在茲千聖所共繇也發覺者言從迷得悟也從迷得悟是爲初心所謂見道如有物焉一向未覩今忽見之修道也者從見道而修也如人忽見希有之物不覺

歡喜撫摩珍惜然須審是物如何保護得不再失又是物雖佳細審其間有瑕疵否有缺損否有夾雜否如金雜鑛須盡其鑛如金混砂須去其砂勿使相雜使其完美所謂修也蓋妙圓真心本無間隔以妄積妄堅溼暖動合爲四大矣四大又與見聞覺知相織留礙疊成五濁矣積妄至是求所謂妙圓真淨汨汨然不可得也六根與世界相涉而生纏縛明暗動靜通塞恬變合離生滅循境而轉求所謂超越世間不可得也雖然涅槃指四大毒蛇聚處其中有妙藥王楞嚴按六根黏縛之時初不昧真常性此世尊所以

稱其功德阿難所以迷爲生滅正以根塵同源縛脫無二生滅與不生滅揔此六根極難體認非微密觀照不能曉也乃世尊即令羅喉擊鐘究聲聞二字矯亂以折阿難指睡眠一夢清明而示在會圓通本根分明指點其後觀音出陳文殊顯擇蓋喻世尊微意而爲贊成矣二決定義推至於此則悟修之門可瞭然無餘疑矣於戲迷悟異途聖凡懸隔巾結而是非生根解而涅槃證不有重重之質問安知細細之觀修是故行者雖慕出世進修佛法而不悟常住真心者無目也所謂盲修也悟常住真心而不審二決定

義者有目無足也欲遵妙莊嚴路我知其蹙蹙靡所騁矣

根塵同源論

華嚴云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本經云善男子我嘗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惟心所現同源之義也又云十方如來諸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相想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本無所有即縛便是脫所以云縛脫無二也雖然華嚴云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又文殊問法首菩薩云佛子如佛所說若有衆生受持正

法悉能除斷一切煩惱何故復有受持正法而不斷者隨貪嗔癡隨慢隨覆隨忿隨恨隨嫉隨慳隨誑隨諂勢所轉無有離心能受持法何故復于心行之內起諸煩惱其時法首菩薩以多聞不修行答之偈曰如人水所漂懼溺而渴死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是知修之一字非易易也不隨煩惱力轉一切時中行人當自驗之本經云汝但不隨動靜離合恬變通塞生滅明暗如是十二諸有爲相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則不隨煩惱轉矣然則一

部楞嚴從凡入聖審厥真修不外隨順不隨順之半偈提綱挈維于是乎在苟能會通思過半矣

結心論

結者膠固不能融通之義蓋地水無知見聞有覺相織成妄爲五濁世界遞遞相續望圓澄之覺海何能違哉然六根結則同結解則同解未有一結而五不結也亦未有一解而五不解也世尊云是結本從次第而生須次第而解喻則如是法則不如是又不可以詞害意也要在知解之之方而已夫結之所造本于迷妄以此結畢竟爲結也則妄有根而迷有因矣

了迷無根達妄無起無生無起妄本非有迷亦無因
從是下手結心解矣

此迷無根論

楞嚴第一義諦也龍樹云人能以象馬七珍國城妻
子施外施也以頭目髓腦肢節手足施內施也二者
皆難能之施然未名法施法施者謂以諸佛甚深之
法莊嚴文詞而出之俾利智之士眼開心悟入佛薩
婆若海二施雖甚難而法施更超二施令人得世間
之樂法施令人得出世間之樂是故法施爲希有之
施衆施所不及也經云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惑南爲

北試問此惑從何而來雖有智人莫知所自顯此迷
無根也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瞋責已頭不
見眉目以爲魑魅怖頭狂走試問此怖從何而起亦
莫知所以顯此妄無因也若有所以此妄非無端也
若有所自此迷非無根也二者以其皆無起無滅是
以爲之無根無因無根無因當下空寂乃知衆生皆
於空寂法中枉受生死輪迴惟一顛倒更無根緒雖
然迷雖無根惑者不返十二類之亂想五十種之陰
魔皆迷所造是知迷也者諸佛分上不有衆生界裏
不無古德云九結十纏性雖空寂初心菩薩且須離

之未可以其無根而失其照也

牧雲和尚四悉書卷五終

牧雲和尚四悉書卷第六

嗣法弟子

鄂州智時編次

西資果得授梓

松陵止止居士潘耒校閱

首楞嚴經尊王論

析微篇下

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顯密論

楞嚴妙奢摩他三摩禪那原自阿難所請而疏家以之分三段配屬經文則譌也蓋知阿難所請而不諦觀世尊所答蓋知阿難請三法而不細審阿難請示

最初方便故雖知請示最初方便而不知世尊所示最初方便果在何所打頭既錯無所不錯矣于是例以三觀陳義硬配經旨不知由蓋有不相稱諺所謂張家帽戴李家頭其來久矣未有知其非者盡信書不如無書盡信疏不如無疏疏藉明經今適亂經何有于疏哉曰然則世尊未嘗示阿難三觀乎則三如來藏曰非曰即離即離非是即非即不有符于觀義歟曰世尊說法名號無量隨宜建立意趣難解雖即非少似于空假而妙覺大異彼圓修夫圓修因也而所配則戲論也妙覺果也而所示則實語也如來境

界也是故三如來藏還其三如來藏而已未可以止觀之名雜三如來藏之名也世尊云如何世間三有衆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足知強配之非曰此則然也豈奢摩他者世尊竟未嘗指示乎曰示之特未嘗以三法逐一指阿難云此妙奢摩他者爲止爲真止爲空爲空觀爲寂靜爲定爲妙定爲大定當云何習此三摩者爲觀爲假觀爲照了爲智爲慧爲人空慧爲法空慧當云何修此禪那者爲靜慮爲中觀爲中道第一義諦當云何證入世尊曾入大光明藏說圓

覺矣因辯音菩薩之請世尊爲之標二十五輪單復
圓修指示井井云此菩薩者先修奢摩他此菩薩者
先修三摩鉢底此菩薩者先修禪那而楞嚴法會未
嘗若此告阿難也自阿難殷勤啓請即問之以發心
矣遂示之以真心妄想矣旋戒其直心矣又令覓心
之所在矣舉拳示之矣未嘗亟與之分析三法也斥
認賊爲子使不將妄想爲心則引譬盲人示之以清
淨眼暗中有見矣阿難疑城未破世尊智刃有餘重
重生執一一掃蕩以其疑妙淨見精從緣而生則復
示以見見非見以其疑妙淨見精和合而起與諸塵

作對則示之以浮塵諸幻化相本如來藏根身器界
彰法法不可思議分別計度明到底都無實義從是
阿難餘疑淨盡如湯銷冰本心明露如子得母而說
偈讚佛然追繹一席之談上問下酬一句一字無支
離躲閃之病斯皆世尊誨以直心二字申約于前故
當機抖擻習襟實陳疑處非偷心之輩現存我相密
護名根開口動舌多方揜飾不知爲知不見言見同
增上慢自誤誑人者耳阿難于此得無罣礙不認浮
漚以爲瀛渤始悟大覺能攝虛空經之文義甚自分
明以是知妙奢摩他三摩禪那雖成菩提之家具而

從迷入悟之最初方便不在彼而在此也世尊告阿難云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即舉拳示之以是知奢摩他者超然在文字之外而不在疏之陳義中也經義昭昭如此其如人之昧昧何夫最初方便者一經之關鍵也疏既泛指之奢摩他者一經之眼目也疏又妄解之其餘不足觀矣是故妙奢摩他世尊于祇桓對衆曾示即阿難尚自不識況二千年後邪知者宜其鮮矣曰審如是妙奢摩他信爲妙矣而最初方便確在讚佛之前可無疑矣曰子未可以井蛙之見觀佛法也夫人入道時節因緣不可定也世

尊方便神化無方不可局也或阿難得脫惡咒歸來佛所頂禮悲泣世尊問當初于我法中見何勝相便爾出家或即有悟則不再四徵詰矣或因摩頂而悟或因聞首楞嚴而悟或因屈指飛光而悟更不待後之繁詞矣今竦徵心辯見明陰處界入析地水火風阿難始得銷億劫之倒想獲常住之法身設猶未悟世尊方便曷有窮盡曰大哉言乎敢問惟人入道各有因緣頗有最初方便似此否邪曰子不觀二十五聖乎憍陳那于佛音聲悟明四諦則音聲者最初方便也優波尼沙陀觀不淨相悟諸色性則不淨相最

初方便也香嚴童子聞沈水香發明無漏則沈水香者最初方便也藥王藥上嘗諸草木金石分別味因則十萬八千草木金石皆爲藥王作最初方便也跋陀婆羅于浴僧時忽悟水因則此水者爲跋陀作最初方便也摩訶迦葉觀六塵變壞修于滅盡則六塵者皆爲迦葉之最初方便也阿那律陀常好睡眠世尊訶之爲畜生類從是七日不眠失其雙目得樂見照明金剛三昧則訶畜生類乃律陀之最初方便也畢陵伽婆蹉毒刺傷足舉身疼痛攝念心空證其純覺則毒刺者又非畢陵之最初方便與從是言之觸

類而長之一根一塵一草一木皆承如來功德之力咸能爲諸學人作最初方便即有舍利弗之智可思議乎文殊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寧惟世尊即阿難效乞食墮淫室致啓法筵乃末世衆生第一第一之最初方便也摩登誦娑毘之惡咒攝戒體于淫席淫躬撫摩蓋不待啓請又爲阿難最初最初之大方便也龍象蹴蹋非驢所堪而小德小智莫闕涯涘維摩經云有佛國土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佛國土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而作佛事有以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

作無爲而作佛事而香積佛國則以香飯爲佛事諸菩薩食是飯者畢證無生毛孔香至七日是皆諸佛之最初方便今此娑婆國聲論得宣明而註疏之家每持蠹執管于佛之方便生輕易想是故有從聲論而得悟者有從聲論而執迷者非佛法之不同而智眼之有異耳曰若是者最初方便雖無定相于聖共由誠難計度第二十五聖因悟遂證圓通阿難悟已復問入門若何曰此足徵悟修一致也二十五聖非不問也各乘所悟各認其門返流全一斯即與二決定義無違也曰然則奢摩他者阿難究不知邪三摩

禪那世尊獨未之酬邪曰此益徵世尊方便非可泥也摩頂示之首楞嚴王而不識舉拳示之妙奢摩他而不識則隨其顛倒說心說性說見說不見說暗說明說塵說覺俟其妄盡迷空心華發明而後已心華發明者即悟也悟則三法不待酬而自知其趨向矣雖然此從世尊言詞方便獲益也第二義也第一義者則當于言詞之外求之故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讀是經者則知世尊揔若尋常說法而其間有顯密之異維摩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涅槃經迦葉菩薩云如我解者諸佛世尊無祕密藏何

以故譬如滿月處空清淨無翳而盲者不見則謂之
藏於戲五濁惡世盲人正多可謂世尊無祕密藏邪
最初方便源本論

楞嚴妙奢摩他三摩禪那即他經所謂空假中三觀
也阿難侍佛久且多聞性稔知之矣然不能依是三
法證真故問最初方便世尊答云一切衆生從無始
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
想此想不真故受輪轉持阿難之問詞味世尊之答
意謂欲成菩提者雖從事三法然須知有常住真心
此一語也猶轟雷震聵非所謂最初方便也歟其次

詰其執破其妄示其見拔其肯從容暇豫皆爲發明
常住真心之方便雖方便非最初也二決定義爲進
修常住真心之方便亦非最初也安立道場
立三漸次又爲證入常住真心之方便雖方便益非
最初也據經尋義世尊但令阿難發明此常住真心
依是進修而妙奢摩他三摩禪那自然圓攝蓋不待
先咨三法也今疏家失之既錯解阿難之問頭又莫
能窺世尊之荅旨徒逞博學記憶之能而無慎思明
辨之眼鞠其過不先本于常住真心左牽右配爲無
根本矣復以首楞嚴王尊爲大定廣釋三昧徒生枝

葉矣原夫阿難頂禮悲泣殷勤啓請世尊垂慈撫慰
摩頂舉拳與之作方便蓋不一矣語語皆爲活句頭
頭盡可歸宗雖然要知世尊最初垂示常住真心者
乃標的也後譚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乃至三如
來藏者猶筭疏也又當知世尊觀機說法顯密難思
阿難祇執三法成菩提世尊別有提持之善巧是故
阿難但問三法之目世尊遂開三法之源其了了者
置之不即告以三法也其昧昧者顯之示以常住真
心所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也最初方便于是爲大
通其源三法無處不入執其目三法觸處生疑此古

今迷悟之關矣然則最初方便者非一經之關鍵也
歟常住真心者又非一經之根本也歟未能瞭然者
其于經爲何如

最初方便竒正論

悟軒曰於戲兩眉在面近而不見者無明鏡也佛語
在經顯而莫喻者無慧心也余惜楞嚴義天久晦不
惜鼓其脣舌夫最初方便本經自見有難掩者但學
者無目泥乎舊聞而失之也何以言之大槩有生之
所以淪溺于三有者迷真起妄也妄不先爲探問則
莫治其顛倒所因此世尊所以問其發心也妄不先

與申約則將隨其心曲所誑此世尊所以誠其直心也問其發心者乃鈎引之妙術也策其直心者又制禦之微權也皆可謂最初方便也其時阿難遭大幻術所攝自知多聞無功不逮修習世尊慰之曰汝我同氣情均天倫當初于我法中見何勝相頓捨世間深重恩愛循循善誘詞溫意洽阿難悲仰曰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形體映徹猶如琉璃蓋其隱情一時供出性命已在世尊掌握中矣使汝流轉心目爲咎經云譬如國王爲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從是擊之縱之賊之潛伏不一兵之追逐亦不一

誰謂最初方便有先于此者乎又誰謂最初方便世尊純談理性而不兼竒智乎狄將軍破崑崙關偃旗息鼓終夕饗客關破坐客猶未之知也觀夫阿難苟攀緣妄想之不治曷見首楞嚴王之太平故徵其心隨所執處纖悉不自隱開襟而吐露者皆遠根于發心之一語所牽動也示其見動靜生滅大小夾絕有疑而必諮纖悉不自欺必至身心蕩然得無罣礙者皆服膺于直心之一言所成就也是故鈎引也制禦也諸佛利生有愛語攝此二爲善矣菩薩濟衆有漚和門此二爲巧矣是則最初方便本之常住真心者

乃世尊正告之也最初方便先之發心直心者乃世尊巧引之也巧以輔正舍巧方便則正方便難于發明也猶無戡亂之功不收太平之效是故十卷之文冠此二方便如繭出絲如風走浪淺深層疊百緒千頭奕奕聯聯天王華屋之門靡不從是而開古佛菩提之路靡不從是而去佛告阿難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是則十方如來發因至證果非純以直心一貫之邪此方便特為要妙智者審之

最初方便神化無局論

或問最初方便阿難請于經初至後世尊命二十五聖各述入道因緣最初方便四字猶然在心其提獎阿難誠為篤切矣然二十五聖中世尊有取于耳根圓通或者最初方便意在斯歟曰余前言之矣二十五聖之方便皆談進修所謂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曰若此者與經首最初方便同乎否邪曰前方便者乃世尊垂憫阿難為之指迷開解也惡得同曰然則最初方便者若是乎不倫而奈何皆佛說也將前說為準乎抑後說為準乎或前後俱善乎必有一定斯可以訓來學而垂範于後世余曰

善哉問此法中幽蹟不具微細智莫能辨也今明告子前後大同而時節則各異也何以言之蓋世尊以神道設教一即多多即一廣略圓融開闔變化咸順機宜夫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洎地水火風空見識散之爲種種法束之則一如來藏也二十五聖各證圓通又豈外夫如來藏別有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洎地水火風空見識之法哉未能外此豈非前方便即後方便前不爲減後不爲增前不爲劣後不爲勝是故前後俱能作入道因緣俱可作最初方便第無失其時爲善是之謂海潮音也或曰大哉言乎頗有

方便神于此者乎曰子無他求即二十五聖之方便大爲神化雖不著于根塵亦不離乎根塵是故有觀佛音聲者有觀不淨相者有觀香氣者有辨草木之味者有入浴時思洗塵洗體者有觀六塵變壞者則最初方便曷有定相可局哉各隨一便爲異均證圓通又未嘗不同根邪境邪可謂靈通矣古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雖然更有異者昔有一人坐酒樓下聞樓上曲音云你若無心我也休忽然領悟又不必觀佛音聲曲音即方便也阿那律陀好睡世尊訶之爲畜生類律陀從是得天眼通則世尊所訶寧非最初

方便乎誦帝比丘誦茗而忘其帝誦帝而忘其茗一日忽云茗帝遂證阿羅漢則茗帝二字又非最初方便乎畢陵伽婆蹉因毒刺傷足而得純覺遺身則毒刺與茗帝何知焉何說焉何文焉何義焉而能爲二大士作最初方便即具舍利弗之智不能思惟而度量矣可不爲神化乎文殊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非大智之士何以與此子能于此信入觸類而長之一根一塵一草一木皆承如來功德之力咸能爲諸學人作最初方便維摩經云有佛國土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佛國土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虛

空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而作佛事有以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爲而作佛事而香積佛國則以香飯爲佛事食是飯者畢證無生毛孔香至七日是皆諸佛之最初方便是故古尊宿有以嬉笑怒罵而作佛事蓋本于佛意不知者以謂此祖師家茶飯是猶坎井之蛙未嘗見天日之大也子盍勉焉或者服膺禮謝而退

佛言詞深遠論

世尊說法如風行空鼓動萬有無迹可尋也所可迹者山鳴谷應雲騰鳥飛萬竅怒號風固莫知其然也

易曰風行水上渙自然之文也夫經亦然源源委委
波浪層疊前排後擊左漩右復有自然之勢焉華嚴
云文隨義義隨文文既自然義亦無異余觀楞嚴自
請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發經之源從是問
荅汪洋機輪宛轉直心信口而陳妙義隨文而出阿
難因迷起妄緣妄生執世尊就執破疑決疑啓悟而
方便則行乎其間無定相也譬諸良醫使人病愈而
不知所調之劑孰為黃連孰為甘草又孰為洩瀉孰
為補益傍觀擬議質諸倉扁有鞭然一笑耳且夫攀
緣想消于吐聲寂常性顯于拳喻盲人分明有見具

眼何自無心文情節節相生法義層層可想一字呼
吸令人應接不暇全體現前當機讚歎有分法華云
諸佛世尊言辭柔軟悅可眾心其斯之謂歟細玩
世尊四無礙辯運斤成風即房公筆授亦靈妙無比
如勘問章見何勝相一見字實字起別業同分二見
人章如來今日復應言告汝一實字起別業同分二見
文辨見章汝復猶不知一復字實字起別業同分二見
之處十界之文七章一我而字妙明不應有聖凡之
藏而轉之來藏惟妙覺明一而字妙明不應有聖凡之
第三轉之而字甚深一而字妙明不應有聖凡之
天矯不可捉摸皆因而字甚深一而字妙明不應有聖凡之
造化密移自二皆因而字甚深一而字妙明不應有聖凡之
那刹那文之錯綜惟終頓挫在已老又衰又過宛然
且限寧惟實為豈惟亦兼何直兼又等字非蒙佛加
地被具雅思淵才之五亦兼何直兼又等字非蒙佛加
地聖人其能若是乎

佛辯才縱奪論

世尊說法或先示名或先示體而慈威折攝縱奪翕張乃其用也其用生于辯無其慈天人不能勸無其威魔外不能制無其用雖以微妙之法直授與人而當機者偷心不死未能信入是猶良將制敵擒之縱之使敵計窮力盡然後死心投順絕不反覆也其初示阿難常住真心者先名也未示若之何為常住真心至曰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遂廣以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若地若水若火若風若空若見若識周徧

法界皆如來藏此示體也示名或不一或云大佛頂或云首楞嚴或云三摩提或云大陀羅尼或云妙奢摩他或云第一義或云如來藏或云常住真心或云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或云圓妙明心或云寶明妙性或云陀那識或名妙蓮華或名金剛王寶覺或云圓通本根或云不生不滅因地是皆隨時建立鼓舞學者未可以其異而異之也所云縱奪者阿難緣三十二相發心世尊不先拂之乃詢之云將何所見誰為愛樂阿難言如是愛樂用我心目世尊云真所愛樂因子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

語氣藹然阿難因之急急尋心也次若阿難執心在內世尊云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詞甚從容而不遂明其所以阿難執心潛伏根裏如琉璃合世尊云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否又伏其難阿難執心當在中間世尊云汝言中間中必不迷又若獎之者何凡若是者皆縱之之詞也語云將欲奪之必先與之是皆欲破其執而先若有其事雖同緩緩商量其實暗暗埋伏至徵詰畢云無有是處則奪其幟褫其魄矣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者皆折之之詞也亦先與緩緩

推詳向後急急收轉緩之云者欲盡其疑之所在也雖諸法不如是而學者偷心未盡以爲如是也當是時未宜奪之也故須款款縱之者聽其疑也如人行次前本無路喻其無往其心不甘故聽其往往而無路是心方歇夫然後知津者以津告之則無疑耳是皆說法者之妙用正如禦彼敵人必使弓折箭盡自願納款無待招徠也而世尊以是攝折縱奪俾阿難剝心喪氣斬盡知解自肯投誠于常住真心蓋惟偷心死盡心眼始開疑心蕩盡執性方捨然初誠其直心酬所問者先與申約弗許其支吾走作乃治偷心

之良劑死偷心之前矛也是故人而弘道苟無辯才
無縱奪之用徒示名示體而能開人天眼目者幾希

佛善巧無方論

佛之善巧有難知也一音演說隨類各解矧楞嚴宣
勝義中真勝義性豈忍當機坐視沈迷是宜最初有
直截之指示而拔濟之阿難言恨無始來一向多聞
未全道力不能折伏娑毘羅咒世尊撫之曰汝我同
氣情均天倫慈憫之意溢于言外誘而進之蓋欲其
亟于證道也于是舒金色臂摩其頂而告之言有三
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

超出妙莊嚴路汝今諦聽阿難頂禮伏受慈旨噫世
尊所示是即最初方便乎是爲直截指示乎詳其文
義覈其旨趣是三摩提者其本無名乎首出庶物若
頂相之不可覩是名大佛頂首楞嚴王乎其萬行之
根抵乎是即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從是趨入謂
之妙莊嚴路直至菩提乎若是者最初方便無過于
斯妙奢摩他三摩禪那畢具于是試觀世尊曰汝今
諦聽再觀阿難曰伏受慈旨大非草草是則機教相
扣啐啄同時世尊阿難師資授受若針芥之投水乳
之合可無疑矣何古今之疏絕不發明此一段義祇

見世尊一往徵其迷阿難一往堅其執而于是茫然
所謂一音各解同牀各夢非歟詳此一段義列於執
心在身內章中前無所承後無所續其間關捩苟無
正眼譬如聾人逾百步外聆于蚊蚋本所不見本所
不聞何怪其如盲摸象真止真觀名上加名大定三
昧蔓上引蔓不諳佛旨岐見疊生也哉夫法之有名
目者可以用其筆墨有文字者可以逞其思慮維摩
云法非文字言語斷故則何能置其喙焉世尊在靈
山拈一華迦葉破顏祇一笑百萬人天莫知所謂是
知出情之法格外之機衆所不解以是推之首楞嚴

王之旨趣亦惟世尊阿難兩眼相照矣是則一部楞
嚴摩頂已罄不煩贅說一時法會摩頂已周不煩重
敘然則向後世尊婆婆和和阿難顛顛倒倒其謂之
何曰有因緣故亦可得說昔韓信已定三齊使使者
至漢請立假王漢王怒留候微躡漢王足漢王翻然
曰大丈夫當作真王何以假爲夫漢王之怒乃其實
也當作真王則權也以世之真主御真英雄權實相
濟先後而不悖況佛具一切智三界特尊當其說法
權實同時從大悲心中流出蓋不期然而然者是故
權也者諸佛之方便也實也者諸佛之所證也實則

不可假權則何所不可何者蓋阿難之迷即五濁衆生之迷也阿難之執即五濁衆生之執也破阿難一人之迷執其詞繁而不殺者是即五濁惡世誓先入大破衆生之迷執也經中先示此首楞嚴王一段竒矣哉蓋有待于利智之士一超直入無待繁詞也然不特是也其次阿難問奢摩他路世尊舉拳示之云汝今見否又可謂直截無岐矣世尊詢阿難云汝何所見答云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爲光明拳耀我心目吁倒之甚矣疏家又從而釋之謂再徵其心者盲而又盲也蓋未能接古人之精神而糟粕是務何堪共

語哉又其次世尊屈指飛光阿難回頭轉腦使如良馬見鞭影而行正所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乃曰搖動名塵不住名客得非一人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哉於戲蓋因慈悲之故斯有落草之談其間世尊有無限悲憫阿難有無限屈曲而註疏之家既無擇法之眼昧斯掣電之機乃科定其義以爲佛手開合寶光飛動蓋顯見無動束籥入蛋貯水秦龍安知世尊所示猶摩尼珠無定色哉秦跋陀禪師謁生法師論大涅槃義生曰不生不滅名大涅槃矣陀曰此如來涅槃敢請法師涅槃生窘無以對陀

因舉如意投于地問生見否生答見陀問何所見生曰見師手中如意墮地陀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播寰宇以此知佛祖出情之法難解難入也

佛法大一統論

宋大覺璉禪師答孫莘老問道書曰昔商周之誥誓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何如也蓋謂昔商周誥誓猶今官府告示民皆諭之至于今非訓誥不能通以此知人根日下去古遠矣惟經亦然當時世尊隨口說海衆側耳聽無藉乎詮註人能通其意而各有悟入今時學人茫昧望乎經猶泰山之高以爲

跛羊不能履其巔也于是聽疏家之命守疏家之窟槩不師佛而師疏何自鄙之甚歟夫曰文隨義義隨文者華嚴之偈也佛之經大槩若是也試觀此楞嚴一經既有其文曷嘗無義或必待疏以明之豈佛所說一大藏之修多羅皆無文無義惟白紙黑墨稱爲經以欺世乎苟有文義惡可不尊佛重本因經之文義以求其旨趣期乎悟入若慶喜然顧乃憑軾結駟習縱橫之說屈首諸疏是知秦楚之富強而不知奉正朔大一統矣意者佛之經揔若咒心之悉怛多般怛囉了無義味待疏以補其義乎嗚呼向使佛之經

果皆若悉怛多般怛囉之無義味即千百疏家不能
疏也而又何疏乎然則可知咒之無文無義而疏家
莫能解經之有文有義而疏家方解之則我何獨不
可解而必折節于疏歟是亦學者弗思之過也雖然
疏苟當符于經猶夫易之翼大學之傳發明經義探
蹟闡幽是蓋水乳之投函蓋之合如之何不可然不
能也始釋經而歸命終背佛以師心莫測深遠之化
權不顧本然之文義綱領既失詮表何之第見繁言
迭興橫議競作有如天王在上視若弁髦揚彼法抑
此法妄行黜陟援他經雜此經擅易封疆徵其指歸

前前後後而混淆數其配合重重疊疊而不厭支分
而節解以佛靈通圓轉之微言頓成死句彼鹽而我
醬致經直截彰明之正旨盡覆重陰是猶坦坦康衢
徧栽荆棘深深堂奧忽掘窖坑投身必纏失足易墜
而學者方認魚目作明珠持蝦蟇爲良導嗚呼義天
晝暝惑霧宵興而先佛潔淨精微之法將莫由而觀
矣此非疏者之過歟昔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游夏不能贊一辭楞嚴之爲經乃佛金口所宣第一
義諦何疏者之容易置詞乎昔孔子又嘗惡莠惡紫
惡利口甚言其惑真而奪正至覆其邦家乃若疏之

華詞判教演科按句配法足以傾眾然覆佛矣倘真護法之菩薩能無憤切而坐視歟噫在昔疏者之不作首楞嚴王固大一統矣生民之耳目未嘗不開牖也自諸疏各專門戶譬諸強臣妄自立國爾干我矛互相侵伐而佛未嘗有茅土之分彤弓之錫經之破碎如是蒙蔽若是職爲法王之爪牙思一清其弊莫若歸本于佛而完其本經是所謂大一統也尊元經屏諸疏將使學者極深研幾自得佛意即所謂五濁誓入報佛恩也首楞嚴王其爲證明矣乎

推簡法論

龍樹偈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天台本之謂之推簡法台宗後人則執爲山中之法益不知龍樹本于佛也楞嚴徵心章云唯心與目今何所在又云汝今于我師子座前確實指陳何者是見何者非見五陰章云是諸狂華爲從空來爲從目出六入章云阿難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于根出不于空生十二處章云汝且觀此祇陀樹林及諸泉池爲是色生眼見眼生色相十八界章云眼色爲緣生於眼識此識爲復因眼所生因色所生七大章云汝且觀此一鄰虛塵用幾虛空和合而有末

云汝今徧觀此會聖眾汝識於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殊此富樓那此目犍連此須菩提此舍利弗此識了知為生於見為生於相為生虛空為無所因突然而出宏詞妙辯汪洋圓轉何莫非推簡乎今若執為台宗所有非棄佛忘本而何此末學之弊相承久矣不求於經乃求於疏以故知疏而不知經亦終日飲食而不知稻粱也時在照臨之下而不知日月也於戲莫之挽也

牧雲和尚四悉書卷六終

牧雲和尚四悉書卷第七

嗣法弟子

鄂州智時編次

西資果得授梓

松陵止止居士潘耒校閱

四經辯魔箋要

箋要者勗初機學人依經而辯魔事也或曰可作禪門補劑培養元氣充足云

大涅槃經

爾時世尊將入涅槃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

注曰此西天傳法稱祖之始也經中佛語鑿鑿

言之而後世忌嫉之徒遂謂迦葉小乘人不應傳法又謂拈花微笑不見于經既不見于經何以云傳涅槃妙心是皆魔說也大凡佛語有不遵者經中盡判為魔而涅槃般若二經論魔更為彰明較著師家一言一句其弟子相違不遵皆稱魔事余故錄出數段以廣來學見聞使摳衣四方擇師承事知所趨避云

佛言汝等比丘當知如來應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為大醫王出現於世降伏一切外道邪醫

注曰外道者多諸巧見非常計常非我計我之眾也夫為醫師者不特善別藥草兼之熟諳驗方又當先知病之風寒暑溼陰陽虛實在何經何絡然後投藥宜洩宜補是藥無不中病無不起也佛未出世外道輩各執邪見神我苦行求出生死之痼疾而卒不能出蓋不審病源妄投非劑以苦欲捨苦徒自勤劬經歷塵劫終在生死佛眼觀之唯有哀愍悲歎而已於是現跡迦維降伏魔外諸執妄我者盡與瀉藥去其結滯

故諸聲聞人皆從無我想中而得出離三界生死然客邪既散元氣未復慧命不旺仍多虛損此常樂我淨之乳藥所以不能不爲之補也從是觀之大醫王之調衆生知時節審因緣而稱正徧知豈虛也哉同此乳藥發非其時則爲毒物當其可則爲甘露與奪操縱先後如意回視舊醫所用真如蟲道不知是字非字有不羈然一笑乎雖然去聖時遙所謂乳藥今在何所具正見者當自審詳不可讀虛文空過又不可胡亂指點錯認而悞已悞人也

佛告迦葉菩薩若有比丘少欲知足雖能種種說法不能作獅子吼不能降伏非法惡人如是比丘不能自利及利衆生

注曰竺典稱獅子最雄一吼則百獸腦裂取以喻佛說無畏法時天魔波旬及諸外道無不震懾而退散降伏也自古聖賢慮邪說之惑世誣民於是乎有言豈以爲好辨邪佛爲西方聖人攝化衆生或以慈或以威彼知足比丘固善種種說法意者其力弱其智淺力弱則未能降伏非法惡人智淺則邪正未分自尚闕如矧能救

衆生哉是知降伏魔外固大權菩薩之任也勿
視爲尋常

佛言迦葉言護法者謂具正見能廣宣說大乘經典
不爲利養親近國王大臣長者於諸檀越心無諂曲
注曰佛將涅槃又以無上正法付囑國王大臣
具正見者謂能辦法之邪正曲直也廣宣大乘
經典者小乘法僅能自度非可以辨魔而制外
也既以法付囑國王大臣則權在國王大臣而
仍不許親近者蓋比丘心在法則國王大臣必
自來向法是爲直道也苟比丘以利養爲事則

比丘已不法徒以諂曲媚檀越失其本矣護法
者于以辨比丘之邪正也此比丘自不能向法
而虛冀國王大臣長者爲護法則國王大臣長
者將舍之而去奚能濫受護法之名邪末法比
丘宜知所誠矣

佛言迦葉若有比丘以利養故爲他說法是人所有
徒衆眷屬亦效是師貪求利養是人如是便自壞衆
注曰凡爲人師者乃學人之軌範徇利說法則
以利誘學人矣苟學人從而效之則皆利之徒
也沙門外于世而區區若是曷取哉語云我眼

本正因師故邪苟其徒內省未必無愧悔之心
迦葉菩薩白佛如佛所說有四種魔若佛所說若魔
所說我當云何而得分別有諸衆生隨逐魔行復有
隨順佛所教者如是等輩復云何知

注曰魔者奪慧命壞善法功德然有四皆根煩
惱而起而天魔則從外來每惡佛出其上以故
弗平遂效佛所爲而念念陰爲破佛是故佛圓
頂彼亦圓頂佛搭衣彼亦搭衣佛持鉢彼亦持
鉢乃至佛說法彼亦說法除大菩薩則能勘之
新發意小菩薩蓋懵然不能辨也故迦葉問我

當云何而得分別噫魔固不易識邪

佛告迦葉是魔波旬譬如獵師身服法衣作比丘像
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
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
壞我正法

注曰獵師搏獸必變服如其形混入其類然後
掩而取之魔之欲破佛亦然服佛法衣效佛步
履乃其故智也至能作佛色身則其業通亦大
矣然此直有漏之通固不足取也奈愚者旣惑
其形又惑其所說法正法之壞以此自古迄今

佛亦無如之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謂比丘墮過人法佛言
若有比丘爲利養故爲飲食故作諸諛諂姦僞欺詐
令世間人知我乞士以是因緣令我大得利養名譽
如是比丘多愚癡故常念我實未得四沙門果云何
令人謂我已得云何令優婆塞優婆夷等咸共指我
作如是言是人福德真是聖人如是思惟正爲求利
非爲求法行來出入進止安詳執持衣鉢不失威儀
獨坐空處如阿羅漢令世間人咸作是言如是比丘
善好第一精勤苦行修寂滅法以是因緣我當大得

門徒弟子諸人亦當大致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
令多女人敬念愛重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作如是事
墮過人法

注曰過人法者四果聖人超越世間之法也墮
之云者冒稱聖胄也或謂類增上慢曰增上慢
者學人從精進勇猛中求法急于證聖少有所
進遂錯認有得此則飾貌驚愚全在名聞利養
上留心一往觀之大似有道及叩其所以步步
是愚癡人所爲執持衣鉢不失威儀蓋又步步
效佛行事覈其貪求乃是魔民魔人所爲

佛告迦葉善男子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是名菩薩

注曰身口意清淨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清淨名佛滅度佛能述魔之相亦有勘魔之法蓋佛之化人使三業清淨魔之魅人身口意惟有貪欲有貪欲則何能清淨如佛哉菩薩欲隨順佛者當善知其要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魔說佛說差別之相因是得入佛法深義

注曰佛說經律純善清白之相魔說經律顛倒

混雜之相迦葉本大菩薩非為不知而向佛種種諮問者斯為末世眾生開發智眼使蹈康莊之衢不遭陷溺之患後世好心求佛之士又當知菩薩恩澤善別邪正則可出魔罣網

大般若經

佛告須菩提惡魔作比丘形像來方便破壞般若波羅蜜不得令書持讀誦說正憶念作是言如我所說經即是般若波羅蜜此經非般若波羅蜜未授記菩薩便墮疑當知是為魔事

注曰惡魔作比丘形像來與比丘同事此魔之

巧計方便以亂般若而破法也作是言魔作是言也如我所說經魔所說般若經也即是般若波羅蜜言受持我經可登道岸也此經非般若波羅蜜反斥佛經不能登道岸也未授記菩薩便墮疑蓋但見比丘相疑其好人然有二般若波羅蜜在前莫知適從而墮疑也

復次須菩提說是深般若波羅蜜時多有魔事起菩薩覺知知已遠離須菩提言何等是魔事留難菩薩知已遠離

注曰般若為出世津梁成佛根本魔嫉之深故

起而壞之也其破壞之術何如亦稱說般若以亂之也魔之術亦巧矣故小菩薩難覺難知難辨設知之遠離則易所以須菩提問何等是魔事作此留難設知之如何得遠離

佛言似般若波羅蜜諸魔事起似禪波羅蜜似毘梨邪波羅蜜似羸提波羅蜜似尸羅波羅蜜似檀波羅蜜魔事起菩薩應當覺知知已遠離

注曰佛以須菩提發問因答之曰汝疑何等是魔事意云無他即六波羅蜜便是魔事嗚呼菩薩行六波羅蜜魔亦行六波羅蜜魔與佛孰能

分辨哉佛乃指出一似字以一似字推之則魔之所為非淺智之士可知也蓋世間之物惟黑白易辨朱墨較然至于相似雖智者亦將俛首佇思難于分析矣于是知魔之作用微乎微乎恐不啻金鑰玉石莠苗朱紫之相混而已何怪乎夫人而趨附之邪竊以今時宗師亦有說相似禪者陷人不淺

復次須菩提惡魔作佛身金色丈光到菩薩所是菩薩貪著因緣故耗減薩婆若是為魔事

注曰前魔作比丘形像人已惑之茲又作佛事

金色丈光端嚴赫奕儼然一佛出世蓋魔之神通變化益大菩薩之貪著愈深耗減薩婆若宜哉薩婆若佛智慧之稱

復次須菩提惡魔化作無數百千萬億菩薩行六波羅蜜指示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見已貪著耗減薩婆若是為魔事

注曰學佛之士以佛為歸尋常見一佛一菩薩自然愛敬自然生戀慕況百千萬億菩薩當前能不快心而親近哉尋常見一人能行布施不覺讚歎況見如許菩薩有持戒清淨者有忍辱

無嗔者有精進勇猛求法不告勞者有離出入
息端坐禪定者有說種種法行深般若者能不
恭敬而願學其所行同其事業哉以故不覺不
知而爲魔所攝也觀此魔變化直與佛無異學
人到此疇能著眼物色之哉是故大半在其殼
中錄以告世凡見道場莊嚴師僧雍肅無自駭
愕當處之淡然以自慎則不受人惑矣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書是深般若波羅蜜受
讀誦說正憶念多有留難起如閻浮提中珍寶多難
多賊

注曰珍寶者喻甚深般若也珍寶所在便有賊
般若所在便有魔賊者好此珍寶魔者惡是般
若好惡不同而作留難則一佛曾云魔見比
丘方剌染時心即愁怖云此人向後必與我爲
難是故必欲壞之

須菩提白佛言如是世尊善男子善女人書是深般
若波羅蜜乃至正憶念時多有魔事何以故是愚癡
人爲魔所使世尊是愚癡人少智少慧正憶念時破
壞令遠離是愚癡人心不樂大法是故不書是深般
若波羅蜜不受不讀不誦不正憶念不如說修行亦

壞他人令不得如說修行

注曰魔先作比丘形像既又作佛身既又作百千萬億菩薩行六波羅蜜蓋以人之所喜者誘人而漸使人入其陷穽也善男子善女人初一念信甚深般若或書或受或讀誦乃至正憶念正如優曇花千萬劫中難得一見甚為希有者而奈何愚癡障重為魔所使進銳而退速遂不受不讀不誦不正憶念不如說修行亦壞他人令不得如說修行信知魔之附人有如魔鬼遭其所困乃不得甦醒以復其初吁是可歎也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新發大乘意善男子善女人為魔所使不種善根不供養諸佛不隨善知識故不書深般若波羅蜜乃至不正憶念而作留難魔事起故

注曰為魔所使不書持甚深般若魔蓋禁錮之此信受魔語之所致也漸漸薰烝使其人不種善根不供養諸佛斬絕慧命敗壞功德魔真惡哉是人也未知何時而能浣其肺腸出其毒氣然後脫魔之繫縛乎哀哉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書是般若波羅蜜乃至

正憶念時魔事不起能具足禪波羅蜜乃至檀波羅蜜能具足四念處乃至一切種智須菩提當知佛力故須菩提十方現在無量無邊阿僧祇諸佛亦助是善男子善女人令得書是深般若波羅蜜乃至正憶念十方阿鞞跋致諸菩薩摩訶薩亦擁護佑助是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乃至正憶念

注曰有善男子善女人自書持般若波羅蜜圓一六度具萬行直至成佛而魔事不起何哉佛言乃承佛力故夫日月在天容光必照佛視衆生平等一相是必等心垂護使無留難而得度脫

而有護有不護何邪余深疑之意者有衆生德薄垢重少智少慧甘自沈溺為魔伴侶佛亦一時不能救拔邪

維摩詰所說經

衆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百丈云貪一檀越是生死業戀一門徒是生死業 臨濟云你一念心愛被水溺你一念心嗔被火燒你一念心疑被地碍你一念心喜被風飄 黃檗云你今但發無所得心即菩提心故云我于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佛

即與我授記 又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除糞者
只是除去胃中作見解處

注曰涅槃般若二經談眾魔外道之相甚廣此
經樂生死樂諸見二句可以括之矣樂者喜也
欲也言眾魔本無心出世厭離生死其種種貪
著種種造業是喜于生死中流轉也菩薩則心
無所著即涅槃亦不取證但有深悲大願於生
死中救一切眾生是之謂於生死而不捨
諸見者外道家種種知見也以不知法體不可
取著自謂於法有所得生種種惡知惡見自衒

所長我能勝人人莫如我戲論正法也菩薩則
識法而懼三緘其口法華云諸法寂滅相不可
以言宣是之謂於諸見而不動

菩薩念佛篇佛云菩薩若持十二部經若讀若誦常
為眾生令得解脫安隱快樂終不自為何以故菩薩
常修出世間心及出家心無為之心無諍訟心無垢
穢心無繫縛心經又云有繫著者為魔所縛無取著心
無覆蓋心無無記心無生死心無疑網心無貪欲心
無瞋恚心無愚癡心無憍慢心無穢濁心無煩惱心
無苦心無量心廣大心虛空心常定心常修心常解

脫心無報心無願心善願心無語心柔軟心不住心
自在心無漏心純善心第一義心不退心無常心正
直心無諂曲心無凡夫心無聲聞心無緣覺心是故
今得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常樂我淨是名菩
薩摩訶薩念佛

華嚴行願品普賢菩薩乃諸菩薩之長觀其十
大願不離念佛念法念僧今眇眇之禪遂謂超
佛越祖何大言乎

瞿師羅經

遣魔篇佛為瞿師羅長者說若天魔梵變為佛像具

足莊嚴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面部圓滿猶
月盛明眉間毫相白踰珂雪如是莊嚴來向汝者汝
當檢校定其虛實既覺知已應當降伏應作是言波
旬汝今不應作如是像若故作者當以五繫繫縛於
汝魔聞是已便當還去如人偷狗其家既覺更不復
還

佛相現前覺知是魔為難非智人不能檢校然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佛之勅也一心念茲則無
貪著魔當自退便即降伏

闡提壞法篇佛云一闡提者佛之法惟一真實以名

為無目不見阿羅漢道以無目故誹謗方等不欲修
習若人說言我今不信聲聞經典信受大乘讀誦解
說是故我今即是菩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以佛性
故眾生身中即有十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我之所
說不異佛說汝今與我俱破無量諸惡煩惱如破水
瓶以破結故即得見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
雖作如是演說其心實不信有佛性為利養故隨文
而說如是說者名為惡人如是惡人不速受果如乳
成酪

實不信有佛性為利養故說則以法為戲論矣

如乳成酪厚業積而重報遲也

法華勻海頌二十八首

序品

靈鷲峯高插太虛法筵龍象此同居眉光放處吾無
隱疑網興時習尚餘掩耳偷鈴笑慈氏證龜成鱉有
曼殊分明唱徹陽春也獨怪無人識得渠

方便品

坐對青山轉不禁劫先風月浩沈沈生平罕遇真知
已老去思傾未了心定起猊林重自歎機當鹿苑竟
誰深今朝不惜重相為大事因緣請各任

譬喻品

鷲子分明記佛身更爲疑衆指前因曾憐朽宅耽娛
樂故誘名車設異珍露地到來無一物白牛行處自
相親只今回首莊嚴路莫道儂家語誑人

信解品

枯木無花春暗持導師善巧卒難知只圖掃垢酬微
價竟列趨庭撫令儀寶藏信非人所授貧兒却以富
爲竒而今受用頭頭也信手拈來不用疑

藥草喻品

唱一圓音應萬機沛然甘雨夜祈祈山川徧澍同乎

潤草樹生光稱所宜物不自知根上下雨何曾念物
妍媸窮兒取譬雖爲善有似持蠱測海涯

授記品

兒曹踊躍似知音先把頭陀惡水淋美膳固爲王者
味殘杯何待主人斟掃除骨裏焦芽習放下林間希
果心成佛豈因斯日記茫茫長劫到而今

化城喻品

微塵劫事已茫然具眼觀之在目前盡說此經新教
誨寧知聚首舊因緣險途中息休安寢寶所前行慎
著鞭脚底苟能通一線橫眠三界揔神仙

五百弟子授記品

一酬一唱互揄揚笑看靈山傀儡場果爾繫珠皆小道如何垂手類空王囊錐已露難遮掩雲路初攀且頡頏五百應真真大士頂門誰不具圓光

授學無學人記品

祖翁田地誰無分佛職還憑佛口宣功德林中添喜氣菩提座上藹香煙羅喉長子行何密慶喜巾瓶願甚堅究竟了知無別法二千同此一燈傳

法師品

高山平地有泉源何日靈山授記完演唱真乘良不

易厭離濁世未爲難其誰能作如來使不妄堪爲大法檀慈室忍衣空法座難思悲願此中安

見寶塔品

惡世弘經事可哀必須明誓願爲栽諸人未合理頭去古佛亦因聞法來吐盡凡情原自淨塔封深願不輕開獨憐無客全身荷憂色徒懸大覺腮

提婆達多品

未得其人荷此宗再將往事告春風求師曾亦忘尊貴乞法何嘗爲已躬器就愈思爐鞴妙經聞頓覺聖凡空君看七歲龍王女掌上明珠照不窮

持品

翻然起座願持經水母隨蝦蟆後行其奈坦途齊掉
臂更無惡世獨留情大心似亦因人發小智終難見
物平猛利還他師子子雙眸纔顧作頻呻

安樂行品

妙法逢人作麼弘法王法式我能徵境風上下宜乎
遠法見幽深未可矜安樂行中多受用慈悲室內絕
冤憎勞生均有髻珠在指出神光耀乘恒

從地涌出品

欲彰大本開情見恰有同心發此機正衆音聲猶未

絕無邊龍象已雲端看來一任稱竒特突出應難辨
是非不得折衝弥勒佛法筵誰解破重圍

如來壽量品

等閑覲面少相知佛壽從來無始時巧問正酬深有
旨計名求迹謾多疑癡兒耐作尋常想妙藥權言歿
後遺不識今時誰醒悟折旋俯仰見良醫

分別功德品

上苑和風度曉天芸芸百卉盡增妍一時靈鳥爲之
舞此際真機未易傳金屑眼中雖不著玉毫頂上幸
皆旋明斯即起如來慧十聖三賢隔此源

隨喜功德品

優鉢香飄劫外春過門誰謂等閑人脚跟不動菩提
結耳朶聊聞佛位鄰有願希求行上施未知保護走
家珍笑他羅漢超三界彼法何如此法真

法師功德品

六根原是父娘生悉見三千眼大明鳥過須彌同寶
色鼓鳴切利識天聲宣傳節拍還依調超證斯須不
礙情一片法雲弥覆處妙蓮花正長芳莖

常不輕菩薩品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指出夜光翻按

劍泣投良璧鮮知音但於頂顛時提點不用經文細
講尋全部法華通體現當年禮拜要傳今

如來神力品

此經功德莫能揚普對人天出廣長已信如來誠諦
語更瞻毛孔大悲光神通示現經千歲誓效分明徧
十方珍重當時求法士更於何處覓經王

囑累品

頂門不惜手三摩法柄明明付囑他慈學如來母帶
惛智窮經藏莫傳訛觀根亦可談餘法選佛須知別
有科不歷僧祇明底事英靈何限在娑婆

藥王菩薩本事品

醍醐何幸得深嘗三昧尋於四體彰重法便能輕髓
腦酬恩殊愧散花香通身紅燄光明徧滿臂青煙歲
月長立雪少林方可祖古今法任不尋常

妙音菩薩本事品

寶蓮呈瑞碧峯頭共仰真人到此遊次第快談菩薩
行往來不憚道途修遐宣經法分千體明照娑婆只
一漚三昧現身看所證藥王本事正同流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大心弘法盡超倫更有真慈示普門觀及音聲皆解

脫稱其名號獨威神一毛孔裏誰無血百草頭邊摠
是春要識家家觀自在潮聲海岸恰同聞

陀羅尼品

道勝魔高自古然出頭只慮法師難經中福聚猶堪
較肘後靈符莫測端一字兩言人但念真慈密義口
同歡頭顱破似阿黎樹衛法藍婆格外看

妙莊嚴王品

山河莊麗帝王家古佛林中說法華非子正同真子
慮三人摠為一人差蓬生麻裏曾扶直法變奇時却
轉邪留樣古今菩薩子隨方好馭白牛車

普賢菩薩勸發品

百千天樂自東來象駕崢嶸觀寶臺問答共期扶正
法遊行只為拔英材一回瞻仰威無極末後慇懃語
更哀三令五申勞勸發心花誰箇應時開

法華後頌 十二首

其一

閑將教網竹窓探錦軸牙籤我獨諳諸佛出興惟為
一道場證得本非三利根善自知方便少智無從識
苦甘一會靈山今未散何人解折古優曇

其二

靈鷲嵯峨草色青曩時法會至今惺六根清淨方明
佛四法圓修必得經白象六牙勞降吉紅蓮一片費
叮嚀魚龍悟去知多少江上西風打殿鈴

其三

曉起山頭望白雲秋林葉落正紛紛歸來弱喪曾疑
父在遠傭兒那識君較富自疑尊善逝論功未可薄
聲聞諸魔戰勝平三界智鎧親披有賚文

其四

止啼黃葉信非金三七思惟太苦心佳境引人從漸
入寶山指我悔遲尋敢隨蔑戾貪嗔競已信如來善

巧深頂戴河沙無可報請將遺法播叢林

其五

苦海茫茫未有津邪師指點益飄淪百千萬劫難遭
佛四十九年真爲人末後一經稱顧命現前諸子得
安身名山飛錫從來往不向虛空間主賓

其六

秋光清冷下梧桐古佛當陽野殿空吹角歌揚諸上
善聚沙遊戲小兒童青鹽白酒家家有流水桃花處
處通不識誰家春最好枝頭經歲帶深紅

其七

脫珍著弊念兒曹天子何曾去刈茅十二法輪三爲
轉百千手眼一時拋墮篋迭奏元兄弟函矢相持亦
故交廣大法門難置辨雲堂鐘磬夜深敲

其八

凡聖靈根不隔絲騰騰作息過平時忽拈佛字來驚
衆莫怪藤條便打伊逸格機權臨濟用大人境界普
賢知明州布袋呵呵笑日在街頭等阿誰

其九

人天百萬集金鐘實相深談未有終茅土昔曾班法
將髻珠今直授凡庸從教劫火乾滄海一任毘嵐撼

碧峯嘉會須知無聚散園林堂閣寶華重

其十

大事明明不落階衣珠曠劫豈曾埋教門無此來收
局我佛何時暢本懷請急回光同猛省未須著意強
安排尋常幸在牛車坐最惜馳求費草鞋

其十一

青山綠水眼前鋪匝地春風唱鷓鴣莊子夢中方相
相盧生枕上未蘧蘧三車門外招難出百舌林間喚
不蘇待得四山相逼去鼠肝蟲臂歎芒乎

其十二

茫茫大塊受甄陶役役人生也甚勞醉卧他筵宜自
醒棲遲火宅未為高一絲紅線將牽象三尺黃竿只
釣鰲轉眼木龜何處遇滄溟無際浪滔滔

序

大般若經綱要序 補編

西方聖人所說修多羅浩汗洋溢自非摩訶衍上士
具聞持海不足以受蓋非世間尋常文字乃出世第
一義天也像法中有龍樹大士以智辨威猛力直詣
大龍宮中窮所結集法藏見華嚴經三本上本之品
偈皆以微塵數計中本亦千餘品約五十萬偈此二

本謂非閻浮人心力所能持遂卷而懷之不傳于世
今之流通震旦八十一卷者蓋小本而猶未全者也
於戲河伯望洋鶯鳩控地以此知佛演說海佛言詞
海非凡小之見可窺測矣大般若經六百卷爲一大
藏之冠然文有定品句有定數凡有目有口可捧可
觀可讀可誦然而禪叢講肆展閱者良少得非憚其
繁重不若八十卷之華嚴尚有諷誦者歟以此徵龍
樹之言能洞悉衆生方俗根解非苟然也余年運旣
往謝事宗社從旦至暮略披一二諸健苾芻見而笑
曰惡用是矻矻爲君子三戒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況

在老尊宿數彼何所冀而用是矻矻爲余方捧經弗
應心知其惜我精力直未同我心志耳甚矣深經之
難聞菩提之不易種也因作尊經遠邪論以救來劫
七空居士葛公毅調見之喜而擊節焉蓋葛公正以
是經文句山積浩難妙筭矢志節略以便持受不期
而合緘書修贄持其錄本就正余歎曰語有之磁石
吸鐵芒針引線蓋言流溼就燥物從其類也余與葛
公素昧平生乃因此作合葛公方獲余之心余亦能
通葛公之志往昔殆皆般若會中人也於是發經觀
之綱要條理井井有序約六百卷之文於五冊綱要

在是全經在是其節繁去復裁酌運筆大費精思緣起六條載諸卷端公蓋幼希出世長閱滄桑書史之餘雞鳴而起孳孳焉正如空山老衲諷是經爲日課誠所謂正信希有也古稱五度如盲般若如導此經宏詞妙辯層見疊出其闡揚佛慧深廣幽玄殊爲法門修習之要此龍樹大論所由作也惜今緇流宿學有白首若不聞見況悉其義哉坐見黃口僧雛每效呵佛白衣廣額咸易說禪將非魔作惱亂我心者邪嗟嗟有生疲茶世間靈根自棄髮雖短而心甚長蓋皆務于攝生而不知所以生或務于世智而不知務

于般若且不知經之與禪從一佛出佛外無禪經中有趣初無文字之相又何禪教之岐乎哉夫世相無常上天難諶蓬萊之水清淺幾回金銅仙人淚流一夢苟能聞熏般若承事空王馭娑殿尋香城可不作異觀菩提場缺陷界亦混成一相即祇桓梵唄洙泗絃歌究竟無非一音吾知葛公夙興夜寐從是深經其所得多矣塤吹篪應人有同心能不興起而想見靈山之法會乎是爲序

般若綱要後序

余讀般若而知佛慧之徧攝世出世法焉諸佛之說

法也隨順法性世界無量法門亦無量有情癡迷頑
執無量諸佛善巧方便亦無量用是啓之迪之導之
引之拯之拔之然皆出于悲心本于法性苟無悲心
則墮小乘苟違法性則爲外爲邪而非佛之法矣佛
之法必隨順法性所謂色無邊故般若波羅蜜亦無
邊受想行識無邊故般若波羅蜜亦無邊夫色受想
行識者謂之五陰亦謂之五蘊假合則一而功能各
異因又謂之五衆五衆之合世乃名人然則人也者
所謂世界則有第一義即無人而如是一切法可知
矣夫摩訶般若者第一義斯有而世界則無也吁嗟

有情不無者無之不有者有之所以長劫顛倒以其
違背法性也佛暨菩薩則不然其所不無者默而尊
之其所不有者則以假視之而已此所以超越凡情
而能隨順法性也隨順法性是之謂摩訶般若也一
摩訶般若而譚至六百卷其義猶未罄者何以其體
性離微功用幽深善巧無方故對揚莫盡如入大海
愈入愈深莫窮其底止又如觀乾城幻事見者喜悅
莫測其變化雖然綜而理之無出法性故說世間法
則五陰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因緣諸法靡不隨
摩訶般若而無二也說出世間法則六波羅蜜四無

量三解脫五根五力七覺八正十力等諸法靡不順
摩訶般若而無得也無二無得此佛及大菩薩所證
境界而非凡夫外道小乘下位所可企及矣是故摩
訶般若之相平等一相所謂無相有佛無佛恒自清
淨此其正旨也順此而修順此而習不休不息所謂
相應種種諸法一以貫之無世出世其所修習種種
法門每往復迴環互為方便正若以水投水將空合
空雖有進趨絕無異相第譯人序次文字層疊以致
學者讀之駭猶河漢百緒千頭首尾纏絲終卷不斷
易生厭倦莫尋端倪蓋法細而心粗法勝而機劣法

廣而門狹又法大器小或無善根卒難承受所以不
得其門而入也葛公所輯綱要其經僅纂十一亦云
略矣或者迷津猶然趨趨病涉余于是更設方便備
列世出世諸法名目于前次錄般若體相功能于後
此蓋出自新意指示徑道如曰但有名則知一切世
出世間法皆但有名如曰無所得則知世出世一切
法皆無所得如曰畢竟淨則知一切世出世法皆畢
竟淨約本無生廣亦無二是猶啓重門而特授之匙
鑰涉大川而密贈其指南直捷快便無踰此者矣俾
讀是經者般若大義開卷現前盎然皆得不至望崖

自餒此予啓迪扶樹來學之心也嗚呼去聖時遙法
雲留蔭講壇絕響禪肆如狂瞻仰鷲峯何能已已將
伯助予喜勦葛公人涉印否猥漸張仲觀者苟能擊
節賞音則于六百卷之雄文思過半矣

牧雲和尚四悉書卷七終

